

■案情进展 案件仍在侦查中

19日,武汉市公安局钢城分局政工部一毛姓警官表示,曾祥宝案正在侦查之中。因为案情复杂,该案的侦结日期不可预期。被解救的两名女子,目前仍由警方24小时看护。

寻找更多受害者

警方经侦查于近日控制了犯罪嫌疑人,经讯问,疑犯承认作案多起,“目前仍有部分受害人未报案”。为此,警方公布了一男一女两名警官的手机号码,并承诺为报案人保密。



锁藏两名女孩的地窖,连日来这里已成为村民议论的焦点。



张贴在村内的“破案公告”。

「女孩被囚地下室十个月」追踪



藏有地窖的平房屋内一片狼藉,被夯板封盖处为疑似洞口。

19日,湖北武汉警方表示,被囚禁于地窖的两名少女,解救后一直处于警方的保护之下(本报昨日刊登)。同时,关押女子的曾祥宝还涉嫌其他多起强奸、抢劫案,目前警方正广寻受害者。

如果不是真相大白,村民们很难将平日的曾祥宝与如今的“禽兽”、“变态”、“恶魔”等联系起来。

究竟是什么使这样一个村民眼中的老实人变成了“禽兽”?

恶魔曾祥宝双面人生

A面:蛮老实,蛮内向,看不出是坏人

B面:两个女孩在地窖里受到非人折磨

■案发现场

曾家常在深夜排地窖的水

曾家院内,有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,上面爬满了绿色藤蔓。小楼右边,是一座10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,顶为石棉瓦。

家住曾家房后的徐先生说,曾家地窖位于平房地面的中央。案发前近一年内,徐经常深夜听到曾家的水泵开动,从地窖往外排水,没想到地窖成了囚牢。

知情村民透露,关女孩的地下室有2米高,呈S形,两个女孩分别在S形的两边被锁住脚,不能接触。

地下室放有电视机和影碟机

目击解救过程的徐先生说,本村女孩周莉首先被用担架抬出来,第二个他不认识的女孩则被背了出来。

“她们没哭,也没喊。”徐说,当时地窖严重积水,只能赤脚进入。

另有目击解救过程的村民介绍,警察当时还从地下室中抬出一台小型电视机和一台影碟机。

村里人公认曾祥宝“看不出是个坏人”

在胜英村徐家岗村长徐小球看来,现年39岁、在他眼皮底下长大成人的曾祥宝,“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,看出来是个坏人,蛮老实,蛮内向,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感觉,他出这个事,村里人都不相信”。

“但是很孤僻,喜欢独来独往。”徐小球说,“虽然我们住一个村,但他很少跟村里人打交道,我们也从来不到他屋里去。”

村里人公认,曾祥宝“长得蛮帅”,1.7米左右的个头,留着满脸的胡须,是左撇子,说话声音也很低沉,“对女孩子来讲,还蛮有吸引力的”。但在徐小球看来,曾穿衣打扮很不讲究,“看着像个农民,其实他是个工人”。

常和老婆打架,还经常打自己的母亲

村民透露,早在一二十年前,曾祥宝的舅舅找熟人代考,将他弄进附近的武钢集团当工人,“是正式职工,工资还蛮高,月收入两千七八的样子”。

另一村里人皆知的是,他的家庭关系非常不好。和老婆离婚前,经常看到他和老婆打架,还经常打他妈妈,“用脚踢,瞎打一气,他妈妈很怕他,曾经两次喝敌敌畏自杀”。据说和老婆离婚后,曾祥宝虽然和妈妈住在一起,但一个住楼上,一个住楼下,两个人各做各的饭,像陌生人一样。

一名曾祥宝儿时的玩伴介绍,曾小时候得过脑膜炎,人很老实,但20多岁前还不是那么内向。“他的变化是在结婚后,人变得很孤僻,不再跟同伴来往了,但有时发起牢骚来又婆婆妈妈的,说是被老婆管得很严,还从厂里捡工业用的胶袋卖,几块钱一个,一个月卖一两千块钱。”

大概在2007年冬,曾祥宝在白玉山买了一套40多平方米的旧楼房,“有时过去住,和老婆离婚后,老婆带着孩子就住那边,他就和妈妈住在村里。”邻居说。

刚离婚就开始挖藏人的地窖

老婆陈志红去年9月才搬到白玉山。也是在去年,曾祥宝一个人在毗邻两层楼的南边,盖起了两间砖瓦平房。挖土机来后,邻居见曾在两间平房的下面挖地窖,问他做什么用,曾说准备上面养猪,下面做沼气池,大家就没太在意。

房子是用两天时间做起来的,“一天垒砖,一天封顶,做起来不像个房子,当时说是这个地方要拆迁,以为他是为得到补偿突击造房”。村民介绍,房子做起来后,曾祥宝没钱付挖车司机工程款,还是让老婆从白玉山送来的,“工资卡还在他老婆手上”。

对面邻居庄彩芬说,曾祥宝和老婆离婚后,去年他曾想复婚,但陈志红不同意。到了今年,陈志红又想复婚,但这回曾祥宝不同意。庄彩芬说,他不想复婚有两种可能:一是地下藏人了,怕被老婆发现;二是出于好意,怕事情败露后牵连陈志红。

■被困少女

“现在孩子找到了,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”

连日来,周莉的父亲周立民夜不能寐,也没有心思吃饭。“孩子失踪快了一年了,我们一直在找,特别是今年以来,我常常做噩梦,晚上经常哭醒。现在孩子找到了,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”

周莉失踪时发生了一件很巧的事。去年6月,周莉刚刚从一所中专学校毕业,工作还没有着落。此前周莉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南京的网友,出事前这个男孩还从南京来到武汉住了一个月,恰巧是7月1日走的。而第二天,周莉离开家后,就人间蒸发了。

无助的周立民便到青化派出所报了警。周立民说警方作了登记,但除了南京这个网友也没有别的线索。

周莉的哥哥周明说曾请求警方和他们一起去南京找这个男孩,但警方说先不要打草惊蛇,随后也没有下文了。

青化派出所也一直在了解周立民寻找女儿的信息,有几次碰到派出所的人,问对方,对方也说没有线索。去年,周立民把女儿的照片送到派出所,但也没有更多的回馈。

周莉被救出后,一名亲属从其他渠道获得信息,“两个女孩子在地窖里受到了非人的折磨”。周立民不敢去碰这些事情,见过女儿的那天凌晨,回到家后,“我流了不少泪。”

周立民询问过医生。医生说女儿身体还可以。事情发生后,武汉市高度重视,每天派三四名医生轮流值班,对女儿作治疗和进一步观察。

医生说,近期主要是心理和身体疗养,其中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恢复。

■邻居讲述

救出时,一个女孩已奄奄一息

蔡大妈家与曾祥宝家一路之隔,目击了两个少女被救出时的全过程。

蔡大妈说,14日下午3时左右,有两个陌生男子翻墙进入曾祥宝的家,大约待了20分钟后又从墙上翻了出来。两人随后亮名身份说是警察,向她了解了曾祥宝最近活动的情况。

“平时我很少和他说话,所以我说不知道。”随后警察离去,蔡大妈分析民警当时在找两个失踪女孩,“可能没有发现”。

下午5时,曾祥宝的两层楼房突然被警察包围,一辆救护车也赶到现场。“一个女孩先被背出,另一个女孩是被用担架抬出的,看样子已经不行了。”蔡大妈说,两个女孩随后被送上救护车。很多警察一直在现场勘察到天黑。

白玉山街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徐立华医生被警察叫去救护两个女孩。

徐立华说,当天下午,他正在坐诊值班,警察急急匆匆地跑到卫生服务站借氧气包,但卫生站只剩下氧气瓶。考虑到氧气瓶不好搬运,警察说不要了,有病人急需治疗,让徐立华跟着去救治。

他跑过去后,两名女孩已经被抬上了救护车,“都脸色苍白,一个年纪小的看着已经奄奄一息不行了。”诊所条件不好,两个女孩迅速被送到武钢第二医院抢救了。

女孩多次被强暴,稍有不从就遭殴打

“我看到她身上有伤,一块块淤青,应该是被殴打造成的。”徐立华说,虽然盖着厚厚的毯子,年纪小的女孩身上还是散发出阵阵恶臭,身体背部皮肤溃烂,有发烧的症状。

由于长时间没有见阳光,医护人员给她们双眼蒙上白布,不过她们还能说话,神志清醒。

“打的,听说挨了不少打,那个年纪小的经常挨打。”昨日下午,记者找到了受害者周莉的家。她家与曾祥宝家在同一条进村的小路上,相隔不到200米。大门紧锁,邻居说周父和哥哥都上班去了。

“我到她家去了,安慰她父母。”邻居王大妈和周家关系比较亲密,事发后多次到周家探望。她说,女孩被救后,女孩父亲两天茶饭不进,说孩子在里面“遭了大罪”。

“曾祥宝这个该死的,每次饭后就到下面(地下室)强暴女孩,稍有不从就打人。”王大妈说,胡慧比较刚烈,不从就遭到毒打,周莉曾对家人说经常听到另一个女孩惨叫、哭泣。(应受访者要求,受害当事人及其亲属均为化名) 据《南方都市报》《都市快报》